

徐蔚南譯

法國小說集



開明書店發行

上海——北平路——上海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付印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

法國名家小說集（黎明社叢書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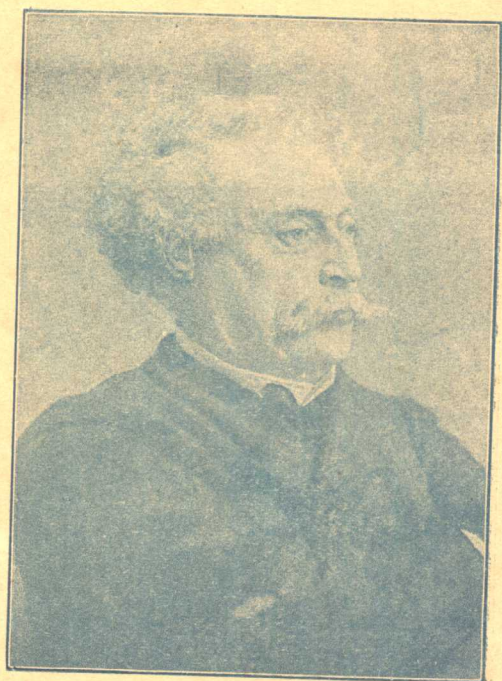
實價五角
外埠酌加郵費

翻譯者 徐蔚南

發行者 黎明書店

友文印刷所印刷

上海寶山路寶山里
發行所 黎明書店



馬 仲 小



貝 高



桑 泊 莫



士 郎 法

弁言

這本書裏所收的幾篇小說，計有四個作家：小仲馬，高貝，莫泊桑和法郎士。這幾篇小說不能說是各個作家的代表作品，只是在我閱讀的時候，感到一種愛好，便譯了出來。愛好的是什麼呢？是小仲馬的文章的幽默？是高貝的反對國內戰爭的主旨？是莫泊桑的刻毒的筆鋒？是法郎士的輕靈澹素而帶諷刺的詞句？是的，或許都是的。但是我更愛好這幾篇小說裏所表現的人生能打動我的心。如果這裏的譯文不能打動讀者的心，那是我的譯筆不好，要請原諒的。至於譯文錯誤的地方，還望指教。

譯者

目 錄

小仲馬	
鴿子的懸賞	一
高 貝	
半身小像	五〇
莫泊桑	
貓	五八
法郎士	
比愛兒之書序	六四

怪物·····	六九
白衣婦人·····	七三
我給您這朵薔薇花·····	八四
愛多亞的孩子們·····	八七
一串葡萄·····	九三
金眼睛的馬山勒·····	一〇一
曙光裏寫就的附註·····	一一四

鴿子的懸賞

小仲馬著

—

假使你是做兒子的，那末你的父親要對你這樣說了：『去用功，凡有教育的人無論什麼事體都能做。』假使你是做父親的，那末你要對你的兒子說：『去細心研究。好教育就等於一注財產。』

很好很好！

「一八三七年九月十五日早上八點鐘的時光，一個郵差走進麥史萊街上的一間房屋裏去了。這條街雖則穿過最熱鬧的地方，但是在巴黎要算是最沈靜的了。那郵差將一

封信放在門房的櫃子上之後，伸出手來索取郵資說道：

——有勒勃冷先生嗎？請付三分錢。

——這裏是三分錢，那個看門的女人一邊說話，一邊將那封信插入那個受信人的護書裏。

你們對於不能拆開來看的信札，曾經思想過那信中的內容嗎？那怪物——摺疊的紙張，——帶了一個人的歡樂，悲哀或希望，從這地方送到另一地方，在輸送人的手中時，沒有送到指定的人的地方，老是守着靜默，一聲也不響的，你們對於這個怪物曾經思想過嗎？你們對於信札的恩惠，曾經計算過價值的嗎？你們要說：信札是兩處地方暫時的接近，是越過山嶽的握手，是維繫世界的無形的鎖鍊。信札有如羅馬的石努施大神（Janus），係羅馬之神，前後有兩個面孔的，一樣，有兩副面孔的。一面是饒舌，一面是沈默，一面是包含一切，一面是不聲不響；在受信者，不論男的或女的，以為有無限的趣味，無限的戀愛，無限的智識，但是在第三者，偶然閱讀到那種信却覺得莫明其妙，不得要領。你們隨便

取二十封信來讀讀看，有的是商業通信，有的是通知決鬪，有的是招待喫飯，而在沒有啓封之前，一切的信都是一樣的面孔，紙張的摺疊法是一樣的，信面郵局的圖章是一樣的，換言之，一切的信都蒙着一個同樣的假面具。這不是人生的表現嗎？所謂「人」也者，正是一個信封，而在這一樣的信封裏面包含着多少不同的思想呀！所謂「人心」也者，正是郵局的圖章，而在這不變的圖章下面包藏着多少不同的感情呀！一天，你接到一封信，使你非常的忿怒，你便把它拋在火裏，信上的字，於是在火焰的死的接吻之下，苦悶而做出可怕面孔來了，過了一會兒就萬事完了；這燒失了的「過去」甚至灰燼也不留一點了。你們的心也正是如此，一天，你們用着好奇心展開那心來，你們在心得了一個名字，你們歡樂了，既而這個名字消失了，你們也若無其事。但是要消滅這個名字，却不必如信札那樣，將你們的心來燒燬的；那名字會獨自消失了，重新變成白紙的，但是如果你們還想在那白紙上寫幾個字，那白紙或許要成爲飛塵了。

却說一八三七年九月十五日，郵差送一封信給那住在麥史萊街的勒勃冷先生。

勒勃冷是怎樣一個人呢？那封信裏寫的是什麼呢？勒勃冷先生是一個胖子，四十五歲左右的年紀，做洋布生意的，稍有一點財產，有一位妻子和一個女兒。照這樣看去，他已有接受一封書信的理由了。勒勃冷先生長得很醜，但是他的女兒却非常標緻；勒勃冷先生是愚蠢的，但是他的女兒却有非常的才智；勒勃冷先生是肥胖的，但是他的女兒的身段却是很俏；最後勒勃冷先生是利己的，但是他的女兒却是深情的。不拘這種缺點，勒勃冷小姐，對於勒勃冷先生，却如俗語那麼說牽着他鼻尖走的。（意思就是不怕他，容易對付他。——譯者）

常那勒勃冷先生的女傭下樓去買早上的物品的時候，女看門將剛才接到的信交給她，她回來時將信交給她的主人。主人正坐在書桌前，身上穿着房中的便衣，模仿毛絨布衫，織成棕葉樣子的便衣，也在寫信。我們剛才說過的，勒勃冷先生經商很久的，當他在商界裏的時候，他有一個脾氣，就是自早上八點鐘起寫他的信，寫給國內外的生意人。勒勃冷先生不做生意已四年了，已無人來往的了，可是他深信早上至少非寫四五封信過

不慣的了。他在這種信裏寫的是什麼，沒有一個人答得出的，就是他自己也回答不出來；然而他總是寫，彷彿很忙的一般，這樣子才使他滿意。

勒勃冷有時寫信，得到一句句子，他覺得很滿意，屢屢帶着點執犄子弟的笑形，反覆誦讀那句句子：

——我知道我幾時要死了，他常常說。

——幾時你要死呢？人家便問他。

——等到我不寫信的上一夜，我就死了。

勒勃冷先生是在書桌上寫信，因為要仔細看他所寫的，他使將眼鏡推到額上，我想你們一定看見過的，戴眼鏡的人逢看一件東西要看得清楚一點的時候，常常將他的眼鏡放到額上或者將眼鏡放到鼻尖上，然後從眼鏡上面或下面看出來。

因為我常常看見人家這樣的，我便想到戴眼鏡的祇是那種被警察老爺釘梢的人纔戴眼鏡的，他們想化裝，於是常戴着眼鏡，弄壞那眼睛來。硬要眼睛隔塊玻璃來亂看一

切。

女傭擊進看門給她的信來時，恰巧渠厲在她的爹身邊。渠厲是勒勃冷小姐的名字，不言可喻的。我們所以說「恰巧」者，因為渠厲平常要十點半鐘才起身，十一點鐘喫早飯的。她看見父親剛要拆閱的信上的字跡，她的臉頰升起了薄薄的一陣紅暈。假使有個精細觀察的人在那兒，看見她的紅暈，或許會知道這封早上來的信，和她偶然在八點鐘就起身這件事，並非沒有關係。

我們已經說過渠厲是美好的；我們現在來說出她怎樣的美好。她的身段不高不低，恰到好處，頭髮墨黑，眼睛碧青，面色緋紅，牙齒雪白，肩架肥圓，胸背平薄，兩臂靈巧，兩手細緻，腿圓胖而足纖小。

啊，那樣醜陋的父親會有這樣美麗的女兒；這是造化的神秘呢，還是文明的秘密呢？不必議論，不必攷查，我們祇要感激就是了！

勒勃冷先生研究那信上的地址，覺得成爲問題了，便說道：

——呀！我不認識那字跡呀！

勒勃冷先生挺身向後，靠在那洋布的椅背上，咬着他的右手的食指，繼續研究那封信上的字跡。

——爸爸，你拆開來看好了，就可知道是誰寫的，渠厲一邊這樣說，一邊將她臂膊放在椅背上，靠近她的父親，心頭彷彿小鹿的撞。

——你說的不錯，老頭兒說，他啓了封。我們所以用「啓」字者，因為勒勃冷先生深信書翰上每個字都是極重要的，不能拆碎一個，輕輕地啓封，不太性急，方始信上一個字都不拆去。假使信上扯去一個字，信上一部分的意味或竟全部分的意味就要失去了，至少使那一句句子受了損傷。

——啊！這是來翁先生的，勒勃冷先生立刻就看那署名。

——啊！真的！渠厲說。

——這漂亮小夥子要對我說的什麼來看呀！

勒勃冷先生高聲朗誦道：

『先生，

你收到我這封信一定要很奇怪，我的希望太是大膽。』

——這漢子寫的字多麼好呀！勒勃冷先生評論起來了；做個管帳的多少好！不幸他不是管帳的。繼續讀下去道：

『我的希望很大膽的，』勒勃冷先生一個字一個字聲音拖長來讀，『但是我已不能抵抗我心中的希求了，假使我該死的，我寧願死在你的拒絕之下，却不願悶死在疑惑裏。』

——說的是什麼意思？

——爸爸你再讀下去。

這個布商再讀下去了。

『我愛你的女兒，我相信渠厲小姐也愛我的。』